

勿忘国耻纪实

丛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雾都空劫

——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

杨益言

the name of
United State
present th
City of Q
mbol of ou
men, women
under blasts o
the days bef
shown this horr
he held out firm
they proved glorio
cannot destroy the
determined to be fre
the cause of freedo
hearts of all future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雾都空劫

—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

杨益言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使中国政府屈服,对当时的重庆市进行了长时间的疯狂大轰炸,制造了大隧道等一系列惨案。本书通过王华民、王华春等几家人的遭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惨无人道的罪行,歌颂了中国军民英勇不屈、顽强抗敌的英雄气概。本书将历史画面丰富多彩、真实生动地再现出来,给人以深刻全面的认识。

主编:王维玲 策划:方殿陈新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雾都空劫

—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

杨益言

责任编辑:陈新 于怀新 装帧设计:愚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7印张 14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元

ISBN 7-80611-614-1/I·605

永不磨灭的红球、警报……（代序）

穆 仁

重庆大轰炸是20世纪历史上不能磨灭的一页。对一个后方城市的轰炸，不仅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对无辜平民残杀的残酷，在20世纪的战争史上重庆大轰炸迄今是空前的；而且在曾经浩劫至今尚存的白发老人中，高悬的红球、尖厉的空袭警报声，在记忆里也是永不磨灭的。虽然时光已流逝了半个世纪，它却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故事，特别在日本至今还浮嚣着不认罪、不服罪的狂叫，更不能不令人惊心动魄，保持警惕……

重庆大轰炸这一页历史，交织着令人悲愤又催人奋起的光芒。它折射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丧心病狂，残暴无耻，惨无人道；同时也闪耀着中华民族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本再现历史真实的书，唤醒了我五十年前难忘的记忆。和书中的王华民老人相比，我或许小他几岁，但同有着在重庆地区耳闻目睹抗战八年的个人不同经历。我1936年从川北老家到北碚兼善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复旦大学就读。我不但从当时的报纸上读到过五·三、五·四大轰炸、大隧道惨案等事件的新

闻报道，听到过种种有关传闻，而且亲眼目睹过日本飞机轰炸北碚后留在体育场上的血迹，和挂在体育场边法国梧桐树枝上的断肢残臂。至于惊看升起的红球、疲于奔命地躲空袭警报，更是那几年的家常便饭了，即使在远离重庆市中心的北碚，也是如此。因此，对于年逾古稀、寓居重庆逾半世纪、堪称“老重庆”的我，读这本书时倍感亲切，其中某些情况比我当时所了解到的还真切、完整得多，也深刻、全面得多。加上许多珍贵的、纪录历史镜头的照片，使这本书成为丰富多彩、直观生动的历史纪录，既具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可读性。所以，这不仅是一本可读的书，也是一本值得保存的书：它让年青人见识历史，也让老年人温故知新。

不忘记历史的悲剧，有利于防止悲剧的重演。

1997年3月4日，重庆

目 录

永不磨灭的红球、警报（代序）	穆仁（1）
一、一张蘑菇云状的照片，怎么竟会使他发狂似的冲了出去	（1）
二、南逃	（10）
三、西奔	（23）
四、眺望雾都重庆	（34）
五、防空洞	（48）
六、在狂烈的火海中	（62）
七、疏散	（78）
八、友情、亲情	（92）
九、日本“一〇一”大轰炸的阴影	（106）
十、重庆上空最后的空战，夏坝的血	（117）
十一、在血与火的大海中	（134）
十二、“最不放心的还是你呀！”	（150）
十三、“她已经走了！”	（165）
十四、大隧道——人间最恐怖的一幕	（177）

- 十五、小渝生、华春嫂之死…………… (192)
- 十六、沙滩上，一个站立的幸存者也不见了…………… (205)
- 十七、爷孙俩最后留在老鹰岩的话…………… (216)

一、一张蘑菇云状的照片，怎么竟会使他发狂似的冲了出去……

碧绿的嘉陵江水，缓缓地向东流逝。

低沉的天空，灰蒙蒙的。浓雾笼罩着坐落在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城市。飘浮在空际细小的水珠，形成一层层密密的雾幕，使这座仿佛浸在江水中，又仿佛被群山环抱的城市，她远远近近的景物，全显得模模糊糊，全似被水浸泡过一般，湿淋淋的。

“这就是重庆！”一个发须皆白、精神矍铄、坐在一辆出租轿车上的长者一边自语，一边抬眼向窗外眺望。

“您老是老重庆吧？”

出租车司机的话，长者似未曾听见。

“爷爷，这就是您常说的那个雾重庆？”

挨着长者坐着的姑娘的话，长者似也未曾听见。

长者挺直腰，目光炯炯地盯住车窗前面在雾幕中出现的景物。呼呼卷过的江风，使空际的雾幕一层又一层卷去。阳光似已透过渐渐稀薄的雾幕，将它的光芒洒向大地，使眼前的景物迅速变得明朗了起来。

“那，不就是长江，闻名世界的扬子江么？”

“是呀，”出租车司机应声道，“您老是多年未到这方来了吧？”

长者摸了摸下巴的痣胡，向司机打探道：“珊瑚坝机场在哪里啊？”

“机场？”司机怔了一下，“珊瑚坝有什么机场？”

“没有？”

长者惊诧不已的神情，使年青的司机蓦地醒悟了过来：“您老是问长江江心中的那个珊瑚坝吧？喏，您看，那不就是珊瑚坝！”

长者向司机示意的车前方瞥了一下，立刻兴奋地自语道：“对！就是这个地方。它怎么变成这模样了？这么小，这么狭窄。它大概早已不是机场了！”

长者想向身旁的姑娘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忽又向司机打探道：“那，海棠溪渡口——现在还看得见么？”

司机将一只手伸出车窗外指了指。长者的目光迅即向长江南岸的一处山沟扫去，却又不禁惊诧地连连点头，问道：“是在那座高烟囱旁边？怎么看不见载车的轮渡？”

司机没有马上答话，将车子加速从一辆缓行的卡车旁超过以后，才慢声答道：“您老不是要去黄山么？车子就要过长江大桥了！黄山就在江对面。长江大桥建成后，海棠溪那个车渡口早废了！”

长者似又想对端坐在身旁的姑娘讲话，但他只是蠕动了一下嘴唇，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的目光仿佛就只是不断兴奋地在车窗外搜寻。在他眼前浮现的，就仿佛总是往昔海棠溪渡口拥塞不堪、尘土飞扬，今日忽又显得异常冷清的景象，在他耳边轰鸣不已的，就只是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奔腾咆哮的江流声，以及无数码头搬运工人负着重物，沿着港口码头的石级，一步步向朝天门上攀登时发出的一阵阵震天撼地的呐喊。这动人心弦的喊声中，又常常伴随着从长江、嘉陵江这两江两岸发出的动人心弦的木船纤夫的号子声，时高时低地将他的思绪完全吸引了去。

正因为这样，一时之间，司机这时给他讲的话，姑娘问的话，

他竟全没听见。车子从长江大桥闪电般地驶过宽阔的长江江流了，他竟也没注意到。

公路边上，闪现出一处又一处陌生建筑物的同时，又闪现出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名标示牌。这一切，似乎同样一点也引不起长者的兴趣。

车子沿着弯曲的公路前行，转入一处山湾，眼前明明只是一处凹凸不平的丘陵地，姑娘因为好奇，竟不禁失声地将公路边的路牌上标写的地名叫了出来：“啊，罗家坝！”

长者像从梦中忽地惊醒过来一样，立刻应声向车外四周望去，而且立刻兴奋地评说道：“对，这儿正是罗家坝！别看它尽是山坡地，一块平地也没有，它就叫罗家坝。”

“爷爷，您还真记得这个地方？”

“这怎么会不记得？小孙女！”长者拍拍姑娘的肩头，像说给姑娘、司机，像说给车窗外的所有人听一样，大声说道：“快六十年啦！我逃难到这里来，就在这罗家坝呆了好些天呀！你不信，听我说：那前面，不就是去长江海棠溪渡口的公路？你看，那陡峭的依江而立的山不就是南山？黄山，不就只是南山众多山峰中的几座小山？”

车子转过一道急弯，果真迅速驶入曲折向山上盘旋攀登的路。

呼呼刮过的山风，冰凉刺骨。浓密的树林遮住了裸露的石头山岩，参天的松树竟仿佛是从岩石间的一点儿泥土中挣扎出来的。

车子再盘旋两圈，爬得更高，敞开的车窗门边立刻感受到阵阵山间特有的气流。带着松针腐烂味的空气，特别清新。空际飘浮着的细微水珠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眨眼间，它仿佛连成了一条条细细的水线，变成了密密的水幕，使车前方变得模糊起来。

再转过一处山弯，那湿淋淋的水幕才仿佛被风吹散，露出了前面登山的公路。回头一看，山岩之下，刚才走过的那段山路和

路边的树林，竟怎么也望不见了；它们只是笼罩在一片茫茫的云雾之中。这座山竟仿佛是被那一片片似云似雾的白色东西托在空中似的。

“爷爷，”姑娘打量着车窗外的景物，问道，“您说，这是南山？还是黄山？”

长者没有回答。

姑娘急了，追问道：“爷爷，您不是说重庆什么地方都走过？南山、黄山也该来过？”

长者向车窗外看了看，又拍了拍姑娘的肩头：“哎，小孙女！你急啥？我们上南山来了！真的，这就是南山！”

“黄山咧？”

“在南山上嘛！”

“那，还要走多久才到？”

长者还没来得及开口，司机却插话道：“哟，前面就是黄山了！”

长者、姑娘立刻抬眼向前面几座气势非凡的小山头望去。长者抬手向公路左侧的山路一指：“先生，那就是黄山的路？”当他从司机眼色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刻一边对司机说：“谢谢，我们该下车了。”一边又笑对小孙女说道：“走，逛逛黄山去吧！我在重庆那些年，真是什么地方都去过。就只是没敢去过黄山咧！”

爷孙俩下了车，兴致勃勃地向通往黄山的小路走去。

“爷爷，”姑娘打探道，“您在重庆住了八年，这黄山怎么就没来过？”

“这，你就不懂了。”长者坦然说道：“那时候呀，这黄山是禁区，到处都有宪兵站岗，谁也休想近前一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头头，蒋介石在乡下住的地方。老百姓怎么进得来？”

前面的几座山头上，绿荫丛中，隐约显现出几幢古老的房舍。路边聚着一群人。人群之中，有人指着前面那几座山头，正向人

群介绍有谁曾在那里住过……

路边，还竖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指路牌，标明了通向那些古老房舍的路径。一条条石板路，从公路边的这块空地相连，又通向那几座山头上的房舍。

“我知道了，这边这条路是去云岫楼的。小孙女，你不知道，蒋介石就住在那里。云岫楼旁边，有座草厅，是美国将军马歇尔住过的地方。走，我们先去那里逛逛！”长者拉着小孙女就走。

“爷爷，您不是没来过黄山吗？”姑娘吃惊地问：“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嗨，聪明的小孙女，”长者乐了，“你就忘了，我这次从家里出发之前，不是找了许多书来看过？”

爷孙俩匆匆来到一幢标明名叫草厅的圆顶房舍。房舍墙壁上贴有一页简介。说当年这幢房舍的圆顶是用草盖的，故名草厅……说美国马歇尔将军就曾在此住过……

长者伫立在草厅门口，抬眼向草厅四周的山、树、路一一望去。小孙女一回头，瞥见草厅内挂着一幅巨照，竟不禁独自迈步、走进了草厅。

正面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几乎占满了一整幅墙壁。

照片上，真实地显现出的场景，竟是一幅如此令人惊奇、如此壮观的奇特景观。姑娘见过原子弹爆炸、导弹升空时，在空际闪现出的冲天而起的蘑菇云形象。但那蘑菇云状的形象，总是由一朵蘑菇云突然冲天而起，直指云天，冉冉上升，奔向太空，浮在顶端的，就只是那朵蘑菇云头。眼前巨幅照片上的情景，却和这情景迥然不同。它不是像由一朵蘑菇云似的的东西突然冲天而起，直指云天，而是像由无数朵蘑菇云似的的东西突然同时冲天而起，弥漫一片。它不是彩色照片，而是黑白照片，但却使人看得出：那浓密的，正冲天而起的无数蘑菇云中有呛人的烟雾，有炽热的火

光。简直使人难以相信：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奇特的景象？莫非竟有这样的怪事：是什么病魔竟将无数原子弹置于同地同时予以起爆？！

姑娘退后两步，她看得更清晰了：照片中无数朵蘑菇云冲天而起的地方，那里仿佛是一座座气势雄伟的山；凹凸不平的一座座山峰，和那一朵朵奇怪的蘑菇云紧紧相连；而在那座雄伟的山脚下，仿佛连着水，正呜咽向远方飘逝的江流……

姑娘再后退一步，不觉完全困惑不解了。这是一幅什么照片呀？那山、那水，究竟会是什么地方？！

姑娘回头，蓦地瞥见她的爷爷还伫立在草厅之外，凝望着远山上的树梢出神。她还从不曾见到爷爷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么专注、这么宁静地注视远山的景物。

但更出乎姑娘意外的是，当她向爷爷认真观察的瞬间，爷爷竟忽地回转身，大步进入草厅。他像早已知道姑娘的心事似的，竟也来到姑娘刚才曾注目细看的那幅巨照前。

瞬间，姑娘惊诧不已地瞥见：她爷爷竟将一双炽热的目光盯在了那照片中的朵朵蘑菇云上！

瞬间，姑娘瞥见：爷爷手上、额头上的青筋暴露，似乎冒出了汗珠！

瞬间，姑娘蓦地瞥见：老爷子全身颤抖了一下，随即仰天狂叫了一声之后，一折身，竟直端端地向草厅之外，闪电般地冲了出去！

姑娘一怔，随即跟着老爷子，也冲了出去。

老爷子时而抬头看看黄山之上灰蒙蒙的天空，时而抬眼向黄山之上的山峰望望，竟一步也不停地向山上爬去。

前面，黑黢黢的山，该是黄山之上的南山了！老爷子仿佛忘记了身后还跟着他的小孙女，头也不回地直顾高一脚低一脚地向

南山的顶峰走去。

从黄山登上南山，那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山路。老爷子走得快，小孙女只得也快步跟去。

爷孙是从遥远的太行山麓来到长江之滨的西南重镇重庆的。爷爷名叫王华民，78岁了。腰板硬朗，头发稀疏了，但还青油油的，并不显老，动作敏捷。小孙女名叫王倩云，16岁，是老爷子特别喜爱的孩子。倩云还在怀抱中的时候，就听爷爷、奶奶常常唠叨，今生今世，一定要到长江之滨的重庆这座城市去看看。她长大了些，小学毕业那年，奶奶还说过：爷爷、奶奶一定要她一道去那里走走。她还隐约记得，爷爷、奶奶曾断断续续地给自己讲过那里的许多事。

倩云的记忆这时清新极了。她记得，爷爷、奶奶每次向她讲到重庆时，都显得十分兴奋、激动。她长大了些，才更懂得爷爷、奶奶对重庆的那份特别感情。他们是在58年前，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铁蹄蹂躏到他们世代代居住的太行山时，爷爷的爷爷才叫他的大孙子王华民带着奶奶逃离家园，几经磨难，才在那长江之滨的城市住下来。倩云的父亲、叔父、姑妈，都是在那里出生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也即是50年前，他们才回到他们的老家。

不幸的是，就是去年，当倩云初中毕业的时候，奶奶却去世了。奶奶临终前，还拉着她的手说：“孩子，你大了，该懂事了。奶奶怕不能陪爷爷去长江边看看了。我们不是相约要一道去那里看看？我不行了，你陪爷爷去那里看看吧！你父亲、叔父、姑妈都走不开，还是你陪老爷子去吧！我真担心，再隔些年，怕老爷子也走不动了，他这个心愿就会落空的。”

倩云正是按照奶奶的嘱托，特地陪老爷子来到这里的。爷孙俩昨夜才乘火车来到重庆。就只在旅馆住了一宿，今天就陪老爷子坐出租车到南山来玩。老爷子一出门就东张西望，想寻觅他曾

相识过的人，但他毕竟好像什么熟悉的面孔也没见到过。

倩云怎么也想不明白：老爷子从旅馆出门，怎么会一下子就选定要到黄山来？老爷子见了那幅巨照，怎么竟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那幅巨照不就只是一片蘑菇云嘛，老爷子怎么竟会失魂落魄成这副模样？

南山之巅也隐隐在望了。走得满头大汗的老爷子，仿佛是因就要到达他心中的目的地，他的脚步明显放慢的同时，还回头笑对着跟在他身后的小孙女点了点头。

阳光透过浓云密雾洒在南山之上。

前面，一尊巨岩突出地矗立在南山之巅。巨大的岩石呈青黑色，光秃秃的。

老爷子伸开双手，站立在岩石之上，目光炯炯地凝望着远方。

跟随老爷子也伫立在巨岩之上的倩云，抬眼向前一望，她不禁一惊！太奇妙了，怎么站立在这巨岩上竟可以看得这么远，几乎俯瞰到长江之滨的整座山城重庆！在山城重庆上空飘浮的白云和雾幕，从这里看得见；嘉陵江和长江在这城市一角的汇合处，长江、嘉陵江上移动的船只，滨江公路上急行的车辆，在这里全看得一清二楚！

“小孙女，这儿叫老鹰岩。”老爷子这时仿佛已从刚才突发的异常冲动中渐渐平静了下来。他的语音低沉、纾缓。他深邃的目光里，似乎发现了只有他才能看见，而他的小孙女却怎么也看不见的东西。

“你看见了吗？那就是重庆！”老爷子瞬间竟仿佛又被一连串往昔的记忆纠缠住了。“当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才二十出头。我也到这处名叫老鹰岩的地方，居高临下，俯瞰过这座有山有水的城市。倩云，你父亲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我和你奶奶都说过：要给你们讲我们当年在这里逃难、流浪的故事。但终归没有讲成。

你奶奶没有等到这一天，竟早走了。”

望着远处的山城重庆，望着这城市上空正缓缓飘浮，时而向东，又时而向西移动的白云，倩云眼前一闪，不禁一惊：那，那不就是那幅巨照上无数蘑菇云冲天而起的地方？！

倩云直盯盯望着老爷子木然的双眼，真想马上向老爷子问个究竟。但话到口边，她又忍住了。

“好吧，倩云。”老爷子将手扶在他小孙女的肩头上，沉静了许久，才终于缓缓地将他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他注视着倩云明亮的大眼，慢声说道：“奶奶不能讲了。我把我们早该告诉你们的故事，现在就讲给你听。”

“讲吧，爷爷。”

“倩云，奶奶还在的时候，她一听工地放炮就会流尿，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你知道我刚才见了那幅照片，为什么就会向山上跑吗？”

“不知道。”

“那好。”老爷子凝望着远方，就像又看见了什么似的，对他的小孙女说道：“我就告诉你。不过，不要忙，让我慢慢地讲给你听。”

老鹰岩的风呼呼地吹。

这时的这尊巨岩之上，老爷子、小孙女在静寂中能听到的，仿佛就只有爷、孙俩心脏跳动的声音。

但老爷子一开口，他的故事就像没有个完似的，竟一口气讲了下去……

二、南 逃

那年王华民刚二十出头。

太行山麓突然显出异常的动荡。

“嗨，听说日本侵略强盗要打到太行山来了！真的，千真万确的！城里头的报纸上，都大字登出来了！”山里的人奔走相告。

年近古稀的爷爷，将王华民和他的父亲、叔父、和王华民同辈的兄弟姊妹叫到了一起，向他们吩咐道：“外边的种种传闻，大家都听见了。自从日本强盗霸占了我东北三省后，早就传言他们要向华北、向太行山这边打过来。依我看，这一回呀，日本强盗怕真要打来了。”

父亲望望叔父，插话道：“我跟他叔叔合计过。强盗真要来，就跟它打吧！拚它个你死我活，打断它的狗腿！”

叔父沉吟了一下，却道：“听说北京、南京的学生也进山了。他们唱着歌进山，到处宣传，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拿起大刀、梭标，拿起可以找到的一切武器，要把日本强盗从这里赶出去！还有，听说过去的朱毛红军也派人进山来了。他们还有枪有炮，这里决不是日本强盗好欺侮的！”

爷爷讲话了。他扫视了一下他身边的儿孙，说道：“对！看来，